

快嘴李翠莲

路远著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北京吉利大学图书馆







第一章

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黄昏。夕阳西下，远处群山连绵，阴郁雄浑，幽幽茫茫；近处，树木掩映着碑林，夕阳从树隙间洒落下来，幻化出一种精灵的羽衣般的霓裳：粉白、淡紫、嫣红……一具驮着石碑的石雕乌龟背上，并排摆放着三个香炉，三支点燃的香飘着袅袅白烟，一个鲜红的苹果放在了乌龟的头上。

突然间，一个矫捷的身影在空中一闪，飘然落地。这个人就是李翠莲。

她脚跟还未站稳，只听“嗖——”的一声儿，几支暗箭飞了过来。李翠莲的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她的身子一个趔趄，那几支暗箭擦着她的后背飞了过去，她全无觉察。她继续往前摸去。前面，一只大铁夹子就埋在她的脚下，她没有发现，一只脚向前迈去。只要她再迈进一步，就会被大铁夹子打住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停住了，伸手从头顶的树上摘下一枚青果，咬一口，酸得她直皱眉头，她禁不住将青果丢在地下。说来凑巧，那青果正落在大铁夹子上，大铁夹子砰然合住。李翠莲却依然没有发现，她踩着刚刚合住的铁夹子走了过去。

她刚走过一座小桥，就遇到一个黑衣蒙面人从树上落下，挥刀直取她而来。李翠莲顺手操起身边的一根木棍与那人厮打起来。厮打中，李翠莲欲取放在石龟头上的那枚红苹果，可是那黑衣人就是

不让她得到。有几次李翠莲几乎快要得手时，都被那黑衣人用刀挡住了。李翠莲有些急躁，步子渐渐有些乱了。

这时，黑衣人摆出一个招式，叫道：“飞龙过江式。”李翠莲一面迎战一边说道：“飞龙过江先斩腰，再把龙牙往下敲，抓住龙须拔三根儿，再把龙尾削一刀……”黑衣人又摆出一个招式：说：“天狗吞日。”李翠莲回招儿道：“天狗想把太阳咬，痴心妄想办不到；瞅空踢个窝心脚，看你还往哪里跑！”黑衣人叫道：“长刀卷地龙。”李翠莲吃力地招架着，说：“我用棍来你用刀，你是耗子我是猫，吃你不费吹灰力，怕你肉里没肥膘儿。”黑衣人又道：“留神儿看刀——三三得九夺命刀……”李翠莲急忙躲闪着，说：“上三刀，下三刀，上下都是晃虚招儿，最要命的是后三刀，脖子心口带后腰……只要躲过这三刀，看你还能跳多高！”说着，李翠莲飞身一跃，用棍子一挑，将那黑衣人的面巾挑了下来——原来，这个人李翠莲的师傅毛三刀。

毛三刀说：“功夫练得不怎么样，嘴皮子练得倒是够溜儿了。”

李翠莲一笑，说：“嘴皮子练得不溜嘴儿，咋为师傅去跑腿儿……哎，师傅你看那面谁来了？”毛三刀信以为真，回头望去。

李翠莲乘机去取石龟背上的那个红苹果。毛三刀一个回身，用刀把那红苹果挑了起来。苹果在空中飞着，最后落到毛三刀手里。

毛三刀：“嘿，差点儿上了你的当啊！”

李翠莲：“闯江湖，就要兵不厌诈。”

毛三刀将红苹果放回到石龟背上：“胡说，闯江湖要不欺不诈，靠得是自己的真本事！你要是能在那三炷香烧完之前，把这个苹果在我眼皮底下取走，才能证明你的功夫已经练成了。”

李翠莲：“只要那个苹果到了我的手上，你可一定要带我去闯江湖啊！”

毛三刀：“师徒无戏言。”

李翠莲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？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哟？”

毛三刀：“我毛三刀从来说话算数！”

李翠莲抖擞精神说：“那再来。”

毛三刀说：“好，再来。”

于是二人又是一番打斗。

打斗中，师徒二人不住地逗着嘴——毛三刀：“江湖戒律第一条？”

李翠莲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不出头谁出头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”

“第二条？”

“不开杀戒，点到为止。”

“第三条？”

“遇事要争先，得理不让人。”

“第四条？”

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“第五条？”

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……”

“师傅还教你什么了？”

“是啊，还教我什么了？”

毛三刀：“问你呢？”

李翠莲：“问我呀？哦，师傅还教我——不会水，别下河，不识字，别弄墨；过街的疯狗别招惹，烧红的烙铁手别摸；有钱有肉吃，没钱没酒喝；捡财不捡祸，是祸躲不过；水泼出去收不回，人死之后救不活；油条总比窝头香，火炭定比冰块热……”李翠莲边战边说，她已渐渐支持不住了。

这时石龟背上的那三炷香已经快要烧到头了，但毛三刀却步步紧逼，又将李翠莲逼到了小桥上。

李翠莲突然叫道：“停停停……”

毛三刀停下刀来，不解地望着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师傅，你不是说，不开杀戒，点到为止么？”

“是啊？”“那你怎么和我来真的？”

“没有啊？我是点到为止了。”

李翠莲耍赖地说：“师傅，既然我们不是玩真的，你干嘛要那么认真呢？通融通融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我一马，让我过去取了那个苹果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

“为什么不好？”

毛三刀说：“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，只有那个苹果落到你手上，才能证明你已经出徒了！”

李翠莲笑了，说：“师傅，能不能换个玩儿法。”

毛三刀问：“怎么个换法儿？”

李翠莲说：“师傅你武功高强，看来我是不能当着你的面儿把那个苹果取走了，不过呢，我却可以当着你的面儿把那个苹果放回原位。”

毛三刀一怔，说：“那还不是一码事儿吗？”

李翠莲说：“是啊，是一码事儿，可这样比那样更有意思。”

毛三刀疑惑地看着她：“这里面没有什么花样儿吧？”

李翠莲说：“就是有花样儿，也不敢在师傅面前耍弄啊！”

毛三刀想了一下，将苹果拿起来抛给李翠莲，说：“那好吧，就依着你，我看你怎么把它放回到原处。来吧！”

李翠莲接过苹果，高兴地举起来：“师傅，我已经赢了！看，苹果是不是在我手上了？”

毛三刀大悟，说：“你——”

李翠莲笑道，“苹果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上，师傅你输了，快带我去闯江湖吧！”

毛三刀说：“好啊，又让你把我给骗了，不行，这不能算数！”

李翠莲却笑着，一边咬着苹果，一边大摇大摆地走到石龟前，

说道：“那怎么样才能算数呢？”

“你得把那苹果放回到原处。”

没等师傅的话音落地，李翠莲已经将那苹果放在了石龟的头上。李翠莲说：“这算不算数？”

毛三刀突然觉得无话可说了。

李翠莲得意了，说：“师傅，我们是不是该上路了？只要我们去闯江湖，我就能见到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大侠小飞燕了！”

李翠莲和毛三刀正在赶路。突然，一支马队狂飙一般从他们身边掠了过去。李翠莲一惊，突然望着马队的方向跑过去。毛三刀慌忙追赶：“翠莲，你要去干什么？”

李翠莲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师傅，闯江湖要事事争先啊！我去查看查看。”

荒野里，一支商队正在行进着。

刚才过去的那支马队追赶上了商队，骑马人将面蒙住，一路忽哨着杀将过去。商队的人也纷纷亮出武器，与马队厮杀起来。装扮成商人模样的平王，指挥着众伙计与那伙蒙面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。想不到蒙面人个个骁勇异常，剑法凶狠。

平王的人马渐渐不支，向后退去。

这时羽扇纶巾的司马康，对身边的卫士高声呼喊：“快，保护殿下，快撤！”

领头的两个蒙面人取下面巾，互相看了一眼——一个是天狼，一个是天狗。二人使个眼色，直取平王而来。司马康抡着一把羽毛扇，护着平王向后退去。

正在这时，李翠莲和毛三刀一前一后地赶到了。“呸，青天白日，居然敢打劫商队，太不像话了！”说着李翠莲就要冲过去。毛三刀一把拉住了她：“翠莲，你要干什么去？”李翠莲说：“帮他们去啊？”毛三刀说：“谁让你去帮他们的？”李翠莲奇怪地望着毛三刀，

说：“咦，师傅，江湖戒律第一条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嘛！”李翠莲不等师傅回答，已经冲上前去，帮着平王与天狼天狗厮杀起来。无奈，毛三刀也只得冲上去，帮着李翠莲。

天狼天狗见半路杀出两个人帮助平王，急忙回身对付李翠莲和毛三刀。李翠莲和毛三刀与天狼天狗没过几招，二人便有些抵挡不住。突然，天狼一剑直逼李翠莲的咽喉。李翠莲大叫起来：“停！”天狼一怔，果然停住了剑，不解地望着李翠莲。

李翠莲不慌不忙地将天狼的剑拨开，不悦道：“江湖规矩——点到为止，你还玩儿真的呀？”这时平王手下的一名护兵冲到天狼身后，天狼没有回头，一个反手将剑向身后刺去，那护兵立时倒在血泊中。李翠莲见状吐了下舌头，忙退到毛三刀身边：“乖乖，原来是玩真的啊！师傅，我们怎么办？”毛三刀说：“师傅平时不是教过你吗——打得过，就过招儿，打不过，脚底儿抹油儿一个字儿——跑！”李翠莲绝望地说：“就怕我们已经跑不掉了……”

这时天狼天狗已经一前一后将李翠莲和毛三刀围住，一步步向前逼进。正在危机之时，只听空中一声风啸声卷过，甩过来一条长长的皮鞭。皮鞭的鞭梢准确地卷在一棵树叉上，只见有个人影一荡，不知从什么地方荡了过来，极为轻捷地落到了李翠莲身边。眨眼之间，又将鞭子一扫，将天狼天狗扫出一丈开外。

李翠莲望着她身边这个从天而降的侠客，一时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叫道：“小飞燕？没错，师傅，你看，他就是江湖大侠小飞燕啊！只有小飞燕才会使这么漂亮的长鞭！”

小飞燕潇洒地甩着长鞭，长鞭所到之处，蒙面劫匪纷纷倒下。李翠莲呆呆地望着，禁不住高声赞叹：“厉害！真是好厉害呀！”天狼天狗敌不过小飞燕的长鞭，狼狈逃走。

李翠莲正想上前与小飞燕搭话。这时只见小飞燕却将两个指头放在嘴里，打了一个呼哨，远处一匹白马飞驰而来。小飞燕翻身上马，对她做了一个后会有期的手势，策马而去。

呆呆地望着远去的小飞燕，李翠莲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羡慕和敬佩之意。以至平王和司马康来到她身边，她都没有发现。

平王道：“多谢姑娘出手相救。”

李翠莲大咧咧地摆摆手，说：“小事一桩。”

平王也望着小飞燕跑去的方向：“他是谁？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李翠莲不无夸耀地说：“是啊，当然是我的朋友啦！”

司马康低声对平王说：“那人使一条长鞭，好像是江湖奇侠小飞燕。”

平王望着他：“是那个劫富济贫的小飞燕吗？”

李翠莲抢话道：“那还用说，除了小飞燕，谁能这么帅！”

半天之后，毛三刀才似乎找到说话的机会，他看着平王问道：“你们大家都没事儿吧？”

平王道：“还好，死伤不多，要不是遇到你们，今天我们商队可就惨了！”毛三刀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奇怪，这里离京城已经不远，居然还会有拦路抢劫的毛贼？”司马康思索着：“他们只杀人，却不去抢劫我们的货物，不象是一般的强盗，来者不善啊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平王想起了什么，问毛三刀：“你们也是去长安的吧？搭我们的车吧，我们正好一路而行。”话没说完，平王却被身边的司马康拉了一把，又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摇头示意他不要带李翠莲他们。

这时，李翠莲已经高兴地跳到一辆车上，乍言乍语地说：“太好了，能有车坐了，我正好走累了……”

毛三刀却看出司马康对平王的暗示，便对平王说道：“阁下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只是我们师徒二人凭两条腿走惯了，不习惯坐车，坐车就免了。翠莲，快下来。”说着，毛三刀将李翠莲从车上拉下来。

“师傅，有车为什么不坐呢？”李翠莲有些不满。

平王道：“哦，两位大侠的救命之恩我必要报答。”说着，便从袖

筒里取出一个名帖来，递给毛三刀：“如果二位到了京城，一定按这上面的地址去找我。”

李翠莲回过头来，大咧咧地：“好说好说，小事一桩。以后江湖上有什么麻烦，只管来找我李翠莲好了。”

平王：“李翠莲？”

李翠莲：“怎么，你听说过？师傅你看，我刚闯江湖，就有人知道我了。”

“翠莲！”师傅制止道。

平王微笑地说：“好，两位大侠，后会有期了。”说着上马率众人离去。

毛三刀乐呵呵地看着名帖，说：“他叫李龙？这下好了，到了京城，不愁没地方喝酒了。”毛三刀把名帖塞进怀里，对翠莲说：“别发愣了！人家小飞燕早走没影儿了！”李翠莲学着小飞燕的样子挥着长鞭：“嘿，真是帅呆了！”“看到了吧，人家那才叫闯江湖呢？”毛三刀接着说：“走吧，翠莲，到了西京，你可不能满街乱跑啊！”李翠莲问：“哎，师傅，京城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？”师傅说：“要说好吃的、好玩的，那可多啦……”

京城街头集市，人来人往，一派繁华。李翠莲和师傅毛三刀从街头上走着。李翠莲故意摆出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，惹得路人都回头看她。毛三刀也奇怪地望着她：“哎，翠莲啊，你怎么这样走路呢？”李翠莲说：“师傅，我们不是闯江湖吗？喏，闯江湖不就应当这个样子吗？”毛三刀哭笑不得：“行了，快走吧！”

走到一个卖糖葫芦的人跟前，李翠莲停下不走了，她望着那扫把上插着的一串串冰糖葫芦。“师傅，这么多红果果串在一起，真好看啊，一定也很好吃哩！”卖糖葫芦的人笑道：“闺女，好吃就买一串儿尝尝！”李翠莲快言快语：“你说好吃就好吃，我买一串儿尝尝吃，要是尝着不好吃，定要把你脸皮撕！”

卖糖葫芦的害怕地望着她：“你这闺女好凶啊！”李翠莲马上

接道：“我师傅跟我说，女人凶，男人怕，女人狠，男人吓；女人一瞪眼，男人准听话……”

毛三刀不耐烦地催促她：“翠莲，另又在那儿跟人家胡说八道了！快走吧。”

李翠莲望了师傅一眼，不满地嘟哝着：“叫我走，我就走，好象我是一条狗……”

毛三刀听到了，一瞪眼睛：“你说啥？”

李翠莲急忙改口道：“哦，我说……叫我走，我就走，跟着师傅大步走。”

毛三刀不满地瞪了她一眼，先独自往前走去了。

这时，从对面匆匆忙忙地走来一个模样清秀的青年差点撞到李翠莲身上。李翠莲一闪身子，打了个趔趄，手中的冰糖葫芦脱手而去，飞向空中。她禁不住惊叫一声“哎呀！”那青年闻声猛然回头，然后一个飞快的鱼跃，居然将那串即将落到地面的糖葫芦接在手里。李翠莲简直看呆了。

那青年站稳后，将糖葫芦递到李翠莲手里，歉意地笑了笑，好像认出了李翠莲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李翠莲不解地看着他：“你见过我？”

“哦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”

李翠莲高兴道：“你也知道我啊？”

那青年男子笑笑，转身要走，却被李翠莲一把拉住了，“哎，你这人，不象话，差点让我受惊吓，也不说句赔理的话，我看你呀，是戴眼罩的瞎驴胡乱闯，成心找着要挨骂！”

青年男子听后才一愣，接着便释然道：“姑娘，我急着要去找我大哥，所以没小心撞到了你，真是对不起了……”

李翠莲却依然不饶，说：“慢着，一句对不起就没事儿了？”

“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”

“不打你，不骂你，只要你能讲道理，再赔一串糖葫芦，你走东

来我走西。”

青年男子有些吃惊地看着李翠莲，说：“姑娘，这些串儿话，都是你现编的？”

“别打茬，别绕弯儿，你要不赔糖葫芦，休怪我和你把脸翻儿！”

青年人哭笑不得，只好说：“好好，我赔你一串冰糖葫芦！”说着，那人掏出两枚铜钱来，回身从卖冰糖葫芦那里买了一串冰糖葫芦。卖冰糖葫芦的低声说：“快走，这姑娘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李翠莲从青年男子手里接过那串冰糖葫芦，笑看着他：“你这个人，够大度，咱们不妨交朋友！快快报上名和姓，说完了话好走路。”

那青年男子一笑：“哦，在下复姓南郭，单名一个大雁的雁——南郭雁。”

李翠莲说：“南郭雁？这名字有意思！哎，那东郭先生是你家的亲戚吧？”

南郭雁笑了一笑，“东郭住东我住南，各走各的不相干。”

李翠莲惊喜地说：“哎，你也会说串话儿嘛！对了，你还没问我的名字呢。”

南郭雁道：“哦，请问姑娘芳名？”

“师傅不让我随便把名字告诉男人。这样吧，我出谜，你来猜，猜中了，就知道我的名字了。”

李翠莲想了一下，“听好了——百果开花我最白，羽毛上天小卒来，池塘两朵并蒂开，回到家里慢慢猜……”南郭雁摇头道：“好难猜的谜，你是成心不想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嘛！”

李翠莲得意地吃着冰糖葫芦，说，“猜不出来？你这个人，外表看着满灵秀的，可原来也是一肚子草包啊！”李翠莲说完走开，去追赶师傅了。

南郭雁望着她的背影不禁喃喃自语：“百果开花我最白——桃红李白，她姓李？羽毛上天小卒来——好象是个翠字；池塘两朵并蒂开——那是并蒂莲啊……她叫李翠莲？”

平王带着几个随从匆匆地回到了皇宫。他一边走一边脱去套在外面的商人的衣服，露出了里面王爷的服饰。司马康紧紧跟在他身边，接过平王的衣服，一直走到衙宫惠皇后面前，平王施礼道：“母后……”

惠皇后将平王扶起：“三郎！”

“母后，孩儿为朝廷押运八十万石赈米正在去河南的路上，已经走到河阳县，突然接到母后十万火急的密令，把三郎召回京城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你父皇的病情越来越重，是他叫你火速赶回京城。他立下遗诏，要立你为太子，以继承皇位。”

平王摇头道：“想我大唐从先皇至今，为争皇位，父子相逼的有之，夫妻相斗的亦有之，手足相残的更有之，我不想再为皇位与兄弟姐妹反目为仇！所以，母后，三郎宁可不要那个皇位……”

惠皇后说：“你错了，三郎！你固然宽厚仁慈，不愿因皇位而引起手足相残，可若是将皇位让给一个心胸狭窄、性情暴躁的人，那岂不是因你的仁慈而害了国家社稷？按说，皇上平时最喜欢的是公主，公主一直缠着皇上要立她为皇太女。可皇上却选中你来继承王位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不是从个人好恶而是从社稷江山来考虑的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对朝廷负责任，勇于挑起这副重担。”

“母后说得有理，只是皇妹她……”平王没有把话说完。

“你妹妹闹的是不像话了，都是让皇上给惯坏了。叫你回来，就是怕她趁你父皇病重时胡作非为。”

“皇妹在朝中的势力不小，五位宰相，有四位是她推荐提拔起来的，我若继承皇位，如果皇妹不服，一旦她……”

惠皇后道：“她若是敢来硬的，你也不要再顾及什么兄妹情面。这个时候，要把国家社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！”平王不好再说什么：“是，三郎听母后的。”

惠皇后问：“你回来这一路上还算顺利吧？”

“还算顺利。只是快进京城的时候，遇上了强盗打劫。”

“哦，京城附近一带一向太平，怎么会有强盗呢？莫不是你皇妹她？”

“皇妹只是娇惯任性罢了，她怎么会对我下此毒手呢，断不会是她干的，可能是一些胆大妄为的毛贼！”

皇后道：“唉，三郎，你太仁慈了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，我先带你去看望皇上。”

这时候，安太公主正在浴室洗浴。室里的气氛华丽、神秘而又有几分的淫奢。大浴缸中漂着一片片花瓣儿。安太公主专心致志地洗浴着，抚摸着雪白的肌肤，可看出她对自己身体的珍爱和自恋。几个侍女分别端着水上前，将盆中的水浇下。洗毕，她飞身旋转着出浴，显示出不凡的身手。两个侍女早将已经准备好的轻纱裹在她身上。

回到后宫，安太公主便对着一面大铜镜，细细地用画笔描着蚕眉、朱唇，更增加了几分妖艳之气。一个叫梅可臣的人走进来。安太公主在镜子里瞟着梅可臣。

梅可臣：“公主，天狼天狗失手了，平王已经回到西京……”

安太公主一怔，慢慢放下画笔。

梅可臣小心地看着她：“殿下你看——？”

安太公主将一个长长的指甲套拿起来，轻轻地套在指甲上，慢慢抬起头来：“由于你们的无能，现在我只得去做一件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——来呀，准备轿子，我要进宫，去看望我那位亲爱的皇兄。”

平王和惠皇后刚刚看完皇上从里面走出来，平王道：“父皇的气色看上去还不错，比我一路上想的要好得多。”惠皇后说：“那是他看见你回来了，心里高兴，所以才有那么好的气色。”平王说：“父皇的病难道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么？”惠皇后摇头：“太医说，最